

几乎？这表示，并非全然没见过面。

“就连最近一次，都已经很久了。好像是去年，还是前年吧……”

“你们都没联络吗？比方说打电话，或是写信。”

“没有。”靖子再次用力摇头。

草薨一边点头，一边不着痕迹的观察室内。六帖大的和室，虽然老旧但打扫得很干净，也整理得井然有序，暖桌上放着橙子。看到墙边放着羽毛球拍，怀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，他以前大学时也参加过羽毛球社。

“富坚先生去世，应该是三月十日晚上的事。”草薨说。“听到这个日期，和旧江户川的堤防这个地点，您有没有想到什么？就算再琐碎的小事都可以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对我们来说那天并非特别的日子，我也完全不知道那个人最近过着什么生活。”

“这样吗？”

靖子看起来显然很困扰。不想被人问起前夫的事，可说是人之常情。草薨目前还难以断言，她和本案究竟有无关系。

今天就先到此为止姑且打道回府吧，他想。不过有一点必须先确认。

“三月十日您在家吗？”他边把首次放回口袋边问，他自认已摆出姿态强调：这纯粹是顺便问一声。

不过他的努力没什么效果，靖子皱起眉头，露骨地表现不悦。

“我应该一五一十交代清楚那天的事情比较好吗？”

草薨对她一笑。